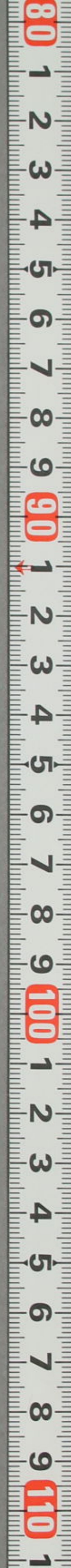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

七八

□ 12
2360
4



春秋左傳卷七

僖公盡三十二年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

卒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傳二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日入八月無乙巳九月六日冬楚

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耻不得

志以徵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

于宋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奸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先代之

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來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

12
2960
4

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公卑杞杞不共也杞用夷禮夏齊

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再伐魯不廢喪紀禮也甲贈之數

秋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

於睽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終朝而畢不戮一

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

蔿為令尹故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

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蔿賈尚幼後至不賀蔿賈

伯嬴孫叔敖之父幼少也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

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

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

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

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冬楚子及諸侯圍

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先軫曰報施救

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狐

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

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偏齊於是乎蒐于被廬晉

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

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

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

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

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溱佐之使狐偃將

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讓於

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

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荀林父中行桓子晉侯始入而教

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年入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

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

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

宣其刑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

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許以求多明徵其辭重信

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

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

秩之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

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舉晉侯者曹衛兩

來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

告

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恐不為遠近所信故顯書

其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罪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夏四月己巳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

也大崩楚殺其大夫得臣子玉違其君命以取衛曰敗績

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

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

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

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陳侯如會無傳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

如公朝于王所無傳王在踐土非六月衛侯鄭自

楚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人由于叔武故以國

逆為文例在衛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

故無賢文奔陳侯款卒無傳凡秋杞伯姬來無傳

女歸也公子遂如齊聘也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

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

次非褒天王狩于河陽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意順

故經以王 壬申公朝于王所壬申十月十日有晉

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

故歸之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元咺與衛侯訟得

諸侯圍許會溫諸侯也許比

曹伯襄復歸于曹晉感侯孺之言而復

諸侯圍許行不歸國也

傳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

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 侵曹伐衛正月

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 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晉

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 晉侯

齊侯盟于斂孟斂孟衛地 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

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

襄牛襄牛衛地 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媾 楚人

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

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

諸城上磔晉死人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

於墓輿衆也舍墓 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

為將發冢

馬去
字者

詩曹風
彼侯兮何戈與祿彼
其之子三百赤芾

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
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
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令無入僖負
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餐壁魏犇顛頡怒曰
勞之不圖報於何有從亡之勞蕪僖負羈氏蕪燒也
魏犇傷于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材使問且視之
病將殺之魏犇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
也言不以病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
踊跳踊也百猶
也勵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

舟之僑故號臣閔二年奔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
告急門尹般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告楚
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先軫曰使
宋舍我而賂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我
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
許也不許齊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
賂而怒楚之頑
必自戰也不可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
人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
申叔
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

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十九年險阻

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公

之子九人唯文公而除其害除惠懷天之所置其

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

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

用此三志子玉使伯勞請戰伯勞子越椒也曰非敢必

有功也願以聞執讒慝之口薦賈之言謂子玉不

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

卒實從之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

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子

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

宋之圍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子犯曰子玉無

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不

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

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

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將為諸

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

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執宛春以

怒楚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於

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

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

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

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讐

亢猶當也讐謂楚也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直氣盈飽我

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

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

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國歸父大夫也小子憖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鄆而舍鄆丘陵險阻各晉侯

患之聽輿人之誦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

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

公疑焉疑眾謂已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

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山河而內山公曰若

楚惠何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樂枝也水北曰

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

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楚子伏已而盥其腦盥楚是

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楚子伏已而盥其腦盥楚是

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

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子玉使

鬬勃請戰鬬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

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也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

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

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

煩鬬勃令戒勅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

且晉車七百乘韞鞞鞅鞞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

鞅在後曰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

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伐木以益攻戰之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

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

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鬬宜申胥

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

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欒枝

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楚師馳之原軫卻溱

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狐毛狐偃以上軍

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

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是大崩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

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地

今熒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鄉役之三月鄉猶屬也城濮役之

前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

九行成于晉子人氏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

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

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傅相也

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已酉王享禮命晉侯宥既饗又命晉侯

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

晉侯為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與父

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戎車

二輅各有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彤赤弓旅黑弓

千弓七矣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鬯一卣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虎

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

王慝逃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逃之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

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稽首首至地不顯大也休美也受

策以出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從乘至去凡三見王衛侯聞楚師

敗懼出奔楚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奉使攝君事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踐土宮之庭

師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 有渝此盟明神殛

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 獎助也渝變也殛誅也

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合義謂晉於

是役也能以德攻 以文德教民初楚子玉自為瓊

弁玉纓未之服也 弁以鹿子皮為之瓊玉之別各

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 孟諸

宋藪澤水草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 大心

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玉剛弗聽榮季曰死而利

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上也而可以濟師將

何愛焉 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

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為勤既

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 申息

子弟皆從子玉而死 言何以見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

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 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

君戮 王往就及連穀而死 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

不死王時別遣追前使連穀楚地殺得臣 經在踐

土盟上傳在下者說晉事 畢而次及楚屬文之宜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

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為呂臣實為令尹奉已

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志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

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子咺不廢命奉

夷叔以入守諡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

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

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

欲故不今天誘其衷衷中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

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

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

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淪

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

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衛侯先

期入不信叔武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

入長牂衛大夫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公子猷犬華仲前驅

衛侯遂驅奄甯子未備二子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

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以公

叔武尸枕其股猷犬走出手射叔武故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

因風而走 亡大旆之左旂大旆旗名繫旒 祁瞞奸

命掌此二事而不 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

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

僑也士會隨武子士焉之孫 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

也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 徵會討貳徵召

將冬會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

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 詩云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言賞

國受惠四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 衛侯與元咺

訟爭殺叔 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

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

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

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與

之大夫坐獄于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

驗吏卒衛侯不勝三子 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

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

甯子職納橐籥焉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

至所慮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 是會也晉

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

自嫌强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 仲尼曰以臣召

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

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子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且明德也隱其召君之闕欲以

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冶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

壬申公朝于王所執衛侯經在朝王下丁丑諸侯

圍許十月十五日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獯貨筮

史豎掌通內外使曰以曹為解以滅曹為解故齊桓公為

會而封異姓封邢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

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

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私許復而不

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禮以行義

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

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

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

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也在城陽

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公至自圍許無夏

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諱

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

虎違禮下盟故不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言公會又皆稱人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魯縣東南

有昌平城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夏公

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

秦小子愁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經書

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卿不書罪之也侯晉

于愁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

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

故貶諸大夫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大

諱公與盟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秋大雨雹

為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

燕好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

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

咺及公子瑕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瑕立經

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衛侯鄭歸于衛魯為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例在成十八

年晉人秦人圍鄭使微者圍鄭秦軍汜南各介人侵

蕭無傳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公子遂

如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報宰周公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

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齊，晉與國。晉侯使醫衍、酖衛侯，

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之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寧俞貨醫，使薄

其酖，不死。寧俞視衛侯衣，食，故得知之。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

晉侯，皆十穀。王許之。雙玉曰：穀，公本與衛同好，故為之請。秋，乃釋衛

侯。衛侯使賂周欵，治塵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

恐元咺距已，故賂周治。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不書殺也。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入廟受命。周欵先

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塵辭卿。見周欵死而懼。九月甲午，晉

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

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此東汜也，在陽中牟縣南。佚之狐

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

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

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

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

繼而出。繼，縣城。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

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越國以

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

陪鄰陪益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

行李之往來其其乏困行李使人君亦無所害且君嘗

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

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一邑也夫

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肆申也若

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

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為鄭

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謂擊

秦也夫人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

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為亂也吾其還也亦去之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蘭鄭穆公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

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晉東界鄭石甲父侯宣多逆

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二子鄭大夫言穆公所以立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昌歜菖蒲菹菹白

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

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

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

聘晉故曰遂自入春
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晉分曹田以賜魯故

取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龜曰

從不吉也卜郊不吉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

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

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婦無傳自為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辟狄

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

地竟界未定至使臧文仲住宿於重館高平方與

城重鄉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

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

地也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濟襄仲

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

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猶三望亦非禮

也禮不下常祀必其而卜其牲曰卜牲與曰牛卜

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怠於

慢瀆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蒐于清

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

為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北有

清趙衰為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於欒冬狄

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

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

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猶饗也杞郕何事言杞

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帝丘久不祀

改祀命改祀相之命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

公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傳為納瑕張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

疑非一人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巳丑鄭伯捷卒

無傳文公也三同盟衛人侵狄報前年狄圍衛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就

狄廬冬十有二月巳卯晉侯重耳卒同盟踐土翟泉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

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為和同夏狄有亂衛

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

辰將殯于曲沃殯定棺也曲沃有舊宮焉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

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

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眾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杞子戍鄭曰鄭人使

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

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

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

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將害良善且行千里其誰

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

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術乞術白乙丙蹇叔哭之曰孟

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

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蹇叔之子

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殽

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臯夏桀之祖父其

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嵌

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死是間以

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為明年晉敗秦于殽傳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

秦師于殽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枝之先也

晉人角之諸戎搆之不同陳故言及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

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大原陽邑

縣南有箕城卻缺稱人者未為卿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

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無傳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

殺草所以為災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王之北門胄兜鍪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

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

入險而脫脫易也

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

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

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

遺於人必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

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厚腆也淹久也積

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

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則束載厲兵秣馬

矣嚴兵待秦師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

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為吾子之將行

也示知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皆圃名

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敵邑若何使秦成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敵邑

得間殺若何猶如何榮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

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

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

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斂迎來曰郊勞送曰贈賄斂審當於事臧文

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

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為公如齊傳晉原軫曰秦違

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與也奉不可失敵不

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

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

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言秦以無

禮加已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

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

經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

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

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為俗記禮

所由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

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

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

先軫朝問秦以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

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墮軍

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墮毀也不顧而唾公使陽處

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

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纍

鼓纍囚繫也殺人以塗鼓調之纍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

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欲意

報代秦伯素服郊次待之於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蹇

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

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過也狄侵齊因晉喪

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十一年邾人不

設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狄伐晉及箕入

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故西

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面如

生言其有異於人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曰

胥臣也冀晉邑耨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

鏹也野饋曰饁

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

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謹也仁之則也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

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禹鯀子管敬仲桓之賊也實

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

相及也康誥周書祗敬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

節焉可也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言可取其善節

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

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

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

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雖

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晉陳鄭伐許討其貳

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

公子瑕二十一年瑕奔楚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

汜車傾覆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斂

而葬之鄆城之下鄭文公夫人也鄆城故鄆國在熒陽密縣東北傳言穆公所以

遂有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泝而

國

軍經、氾水出魯陽縣東、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

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于濟

而陳、欲辟楚使渡、遲速唯命、不然、紆我紆、緩也、老師

費財、亦無益也、師久、為老、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太孫伯

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

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

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

耻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已、故譖之、葬僖公

緩、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自此以下遂

因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也、皆當次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作主、非禮也

文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

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

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

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

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春秋左傳卷七

春秋左傳卷八年

盡十年

早福田中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

月癸亥，日有食之。

無傳，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

來會葬。

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

僖公。

葬，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

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晉侯伐衛。

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親伐，而稱晉侯，從告辭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衛人伐晉。

衛孔達為政，不共盟主，與兵之孫，鄰國受討喪邑，故賤稱人。秋，公

孫敖會晉侯于戚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巳內稱公卒稱薨皆用魯史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頹商臣穆王也弒君例在宣四年公孫敖如齊傳例

曰始聘焉禮也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

相入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

子難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供養者也收子葬子身也穀也豐

下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面方為八於是閏三月

非禮也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譏先王之

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步歷之始以為術之

端首暮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四時無愆過舉

正於中民則不惑斗建不失其次寒暑歸餘於終不失其常故無疑惑

事則不悖四時得所則事無悖亂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傳皆不虛

載經文而此經孤見知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

伯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命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

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縣訾及匡孔達衛大夫匡

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晉襄公既祥諸侯雖諒闇亦因祥祭為位而哭使告于

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晉襄公既祥諸侯雖諒闇亦因祥祭為位而哭使告于

諸侯而伐衛及南陽今河內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衛

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衛致禍時王在温故勸之

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

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

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敢大甚故使報伐示已

力足以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

而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王之秋晉侯疆戚田禮故主失其邑身見執辱

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

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齒年也言尚少而

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舉立也且是

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義不可立也弗聽

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

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

享江芊而勿敬也江芊成王妹嫁于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

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

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乎曰不能能行

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大事謂冬十月以宮

甲圍成王太子宮甲僝二十八年王以王請食熊

躡而死熊掌難熟冀弗聽丁未王緘諡之曰靈不

瞑曰成乃瞑言其忍甚未穆王立以其為天子之

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官

而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凡君即位卿

出竝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好事鄰國以

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

也卑讓德之基也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殺之役

莊僖三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

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

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

蹊徑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聽言則

對誦言如醉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是貪

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

為政為明年秦晉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曰丁丑作

僖公主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月乙巳及晉

處父盟處父為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

為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都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

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士穀出盟諸侯受成於衛故

貴而書名氏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周七月今五月

也不雨足為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生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

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

人伐秦四人皆卿秦穆悔過終用孟公子遂如齊

納幣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徵始有玄

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上禮不同蓋公為大子時已行昏禮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

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郤王官無

地御戎代梁狐鞫居為右鞫居續甲子及秦師戰

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

君賜故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

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

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

之役箕後在僖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

會之一說會者約也古者無會者雖我亦不與之會也

友曰盍死之暉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死處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欲共殺先軫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

於明堂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

非勇也其用之謂勇共公用死國用吾以勇求右無勇而

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宜見退謂上不我知黜而

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子姑待之及

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屬屬兵晉師從之大

敗秦師君子謂狼暉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以此止亂遄疾也沮止也又曰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怒不作亂而以

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

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成子趙衰秦師又至

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

脩厥德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脩其德以顯之毋念念也孟明念之矣

念德不怠其可敵乎為明年秦人伐晉傳丁丑作僖公主書

不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例在僖三十三年晉人以公不朝來討

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

使大夫盟公欲以耻辱魯也經書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書曰及晉處父盟以

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適晉不書諱之也

不書公如晉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

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計元年衛人伐晉士穀士為子書士穀堪

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穀能堪卿事故書陳侯為衛請成于晉

執孔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秋八

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兒不

為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曰逆祀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宗伯掌

禮之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

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先大後小順也躋

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為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

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

先契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宋祖帝

乙鄭祖厲主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

尊尚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

帝皇祖后稷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君子

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詩邶風也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姑君子曰禮謂其

姊親而先姑也

傳親文公父夏父弗忘從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

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

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廢六關塞關陽賢而使在下位已欲立而立人

凡六關所以祭妾織蒲三不仁也

家人販席言作絕未遊而廢之 虛器

謂居蔡山節藻稅也有縱逆祀躋僖公祀爰居三不知也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 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

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

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

家語作置謂置以稅行者故為不仁與伊古字通以此說可從

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桑盛孝也

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

內外內之禮始備此除凶之即位也於是遣卿申好舅甥之國修禮以昏姻也元妃嫡夫人奉桑盛

共祭 孝禮之始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伐沈沈潰

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國名也汝南平與縣北有沈亭

五月王子虎卒

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翟泉之盟雖輒假王命周王因以同盟之例為

赴秦人伐晉

晉人耻不出 秋楚人圍江

自上而隋有似於雨宋人以其死為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 冬公如晉十有二

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

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潰衆散流後若積水之潰自壞

之象也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各以類言之衛

侯如陳拜晉成也一年陳侯爲夏四月乙亥王叔

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王子虎與魯公同盟於翟泉文公是同盟

之子故赴以名傳因王于虎異於諸侯王叔又未與文公盟故於此顯示體例也今書五月又不書

日從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

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

西封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

前秦兵殺王叔

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與人之壹

也壹無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

忠也其知入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詩曰于以

采繁于沼于汜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

風言沼汜之繁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美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子桑有焉論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

有舉善秋雨蝻于宋隊而死也蝻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楚師

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晉救江在兩蝻下故使圍江之經隨在兩蝻下

事祭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請序夫人能畫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而美之也。或曰秦穆所以生靈也。蓋古者古之人有親睦之禮。此詩亦猶南之有高厚也。能舉善也。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王叔桓公晉陽

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門

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

亦還故晉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公

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

其既見君子莊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也曰小國受

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

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皆辭讓公登成拜

俱還上成拜禮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義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入受祿于天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無夏逆婦姜于齊稱婦有秋姑之辭

侵齊無秋楚人滅江滅例在文十五年晉侯伐秦衛侯使

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偕公殊風姓也

赴同耐姑故稱夫人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

之二年衛執孔達以說晉夏衛侯如晉拜謝歸曹伯如晉會

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逆婦姜于齊卿不

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

于魯也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曰

貴聘而賤逆之公子遂納幣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是貴聘也

君小君也不以未棄信而壞其主禮迎是卑廢之在國必亂在家

必亡主內主也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

主之謂也詩頌言畏天威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

以報王官之役祁新城秦邑也楚人滅江秦伯為

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秦服也出次辟二山瀆

數今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

吾自懼也秦江同盟不告故不書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

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詩大雅

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也言秦穆亦能感江之滅懼而思政爰於

也究度皆謀也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

弓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不辭又不答賦

使行人私焉私問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

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王

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諸侯敵王

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

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

又為歌形弓以明報功宴樂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

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貶賜也干犯也冬

成風薨為明年王使來舍賜傳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賜珠玉曰舍

馬曰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無傳反哭成喪故曰葬我小君王

使召伯來會葬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失五月之內

夏公孫敖如晉無秦人入都十五年秋楚人滅六

六國今廬無傳與信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公六同盟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舍且賜召昭公來會葬

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贈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初都叛楚即秦又

貳於楚夏秦人入都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

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子家冬楚公子變滅蓼蓼今安豐縣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忍諸德之

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蓼與六皆臯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忍

然而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羸從之甯晉邑及郡脩

武縣也羸逆旅大夫及溫而還其妻問之羸曰以剛商書曰

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

乃能成全也此在夫子壹之其不沒乎陽子性純剛天

為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

之所聚也言過其行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剛則犯入余懼

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為六年晉殺處父傳晉趙成

子欒貞子霍伯曰季皆卒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欒枝下軍

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白季胥臣下軍佐也為六年蒐於夷傳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無傳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

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驪卒再同冬十

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晉殺

其大夫陽處父處父侵官宜為國討故不言賈季殺晉狐射姑出奔

狄射姑狐偃子賈季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諸侯也奔例在宣十年

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多朝故曰猶猶者

可止之辭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

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

趙盾佐之代趙衰也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溫今始至

改蒐於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陽縣有董亭陽子成

季之屬也處父嘗為趙襄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

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

政宣趙制事典典常正法罪輕重辟刑獄辟猶董

逋逃董督由質要由用也質出滯淹投賢既成以授大傅

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賈佗以

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

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臣非君命不越竟秦伯

任好卒任好秦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

為殉子車秦大夫氏也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

之賦黃鳥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君子曰

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

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詩大雅言善人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

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建立聖知樹之

風聲因土地風俗為分之采物旌旗衣服著之話

言善言遺戒為之律度鐘律度量陳之藝極

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引之表儀表儀猶

威予之法制告之訓典訓典先教之防利防惡委

之常秩委任也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

何則字

益壽 卷八 廿四

衆隸賴之而後即命也即就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

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狂上矣君子是以

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為霸主秋季文子將

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也季文子季孫行父其

人曰將焉用之其人從者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

也求而無之實難難卒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三思八月乙

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少君君恐

有趙孟曰立公子雍趙孟趙盾也公子雍文公好

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

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

君有此四德者難必行矣孫除賈季曰不如立公

子樂樂文子辰嬴嬖于一君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也立其子

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班位也其子何

震之有也震威也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

而出狂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

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偃姑而上之杜祁杜伯

也偃姑姑姓之女生襄公為以狄故讓季隗而已

世于故杜祁讓使狂已上次之故班在四

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在二先君

左傳卷八

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亞次也言其賢故位尊秦

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

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賈

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郟晉地賈季

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為佐而知其無援於晉

也少族多志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鞠居狄氏之族書

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冬十月襄

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簡伯續鞠居十一月

一月無丙寅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

其祭祭妻子也宣子以賈夷之鬼賈季戮史駢史駢

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

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

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子孫則為非對非對則為遷怒

無乃不可乎言已蒙宣子寵位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損

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已益仇也以私害公

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祭與其器

用財賄親帥拊之送致諸竟拊衛也閏月不告朔非

禮也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時致閏以正之

以作事順時事以厚生事不失時生民之道於是

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

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遂城郟無傳因伐邾師以城郟郟魯邑

下縣南有郟城備邾難夏四月宋公王臣卒二年與魯大夫盟於垂隴宋

人殺其大夫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非罪書戊子晉人及秦

人戰于令狐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諱背先蔑而夜薄秦師以戰告晉

先蔑奔秦不言之出在外奔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

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樂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不分別書會人摠言諸侯晉大夫盟

者公後會而及其盟冬徐伐莒不書將帥徐夷告辭略公孫敖如莒涖

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公因霸國有二三月甲難而侵小二月甲

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

大夫也絕大暉之祀以與隣國叛臣故曰非禮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

子成爲右師莊公公孫友爲左師目夷樂豫爲司

馬戴公鱗矐爲司徒桓公公子蕩爲司城桓公子也

公名廢司城華御事爲司寇華元父也傳言不親信之所

以致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

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

其本根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廕庇之多故君子以為比謂詩人取

以喻九族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

也縱放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

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

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二

在公宮故為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

申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

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稱殺者及死者各殺者衆故名不可知死者無罪

則例不稱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

衛故有呂卻之難僖二十四年文公入乃多與之徒衛穆嬴

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

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出朝

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

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

怨欲使宣子教訓之今君雖終言猶枉耳在宣子之理而棄之

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福畏國人以大義來備

心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

將中軍先克佐之克先且居于荀林父佐上軍鄭

將上軍居守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

津為右及董陰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

故車右戎御猶在職董陰晉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

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

之心奪敵之戰心也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

也訓卒練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蓐食早食於蓐蓐也戊子

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剗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

之從剗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剗首相接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

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

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已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

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

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况同寮乎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又

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

為同寮故也荀伯林父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

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於晉國不能見於此焉

用之何用如此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于雍之罪非義之

也將何見焉言已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為正卿

而不_中匡諫且俱出奔惡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二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

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鄆舒狄相豐讓其伐魯

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

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畏夏日可畏秋八月齊侯宋

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

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

會後也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

也此傳還自釋凡例之意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

聲已生惠叔穆伯公孫敖也文伯毅也惠叔難也戴已卒又聘于莒

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襄仲公孫敖從父昆弟冬徐

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蒞盟且為仲

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鄆陵莒邑自為娶之仲請攻之

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惠伯叔牙孫曰臣聞之兵作於

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

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

使仲舍之舍之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復為兄弟如

初從之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

不睦故取其地日往且取衛地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

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非也

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

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書戒之用休有休則戒之

董之用威董督也有罪則督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勿

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

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禮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

之命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

其誰來之歸也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為

年晉歸鄭衛川張本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

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壬午甲乙

西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乙酉月八日也暴鄭地公子遂不受命而盟宜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

奔莒不言出受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死而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匡本衛邑中屬

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取戚田皆見元年且復致公壻池之封

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婿池晉君女婿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鄭地

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

之役令狐役在七年秋襄王崩為公孫敖如周平傳晉人以扈之盟

來討前年盟扈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

之盟也遂會伊維之戎伊維之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

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穆

伯如周平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已氏莒女宋襄

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

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

大司馬公子卯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

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

於府人而出效猶致也意諸公子蕩之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

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

乏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

於上軍也夷蒐在六年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士穀本先

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勳先克

奪蒯得田于董陰七年晉禦秦師於董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故

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為明年殺先克張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夫

人姜氏如齊無傳歸寧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

襄王卿共葬禮也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下軍佐也以作亂討故書各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于廟晉人殺其大夫士

穀及箕鄭父與先都同罪也楚人伐鄭楚于師於狼公子

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無傳秋八

月曹伯襄卒無傳七年同盟于扈九月癸酉地震無傳地道安靜以動

為異故書冬楚子使椒來聘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與中國同椒不書氏史略文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秦辟陋故不稱使不稱夫人從來者

辭葬曹共公無傳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也亂殺先克

不赴故不書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不書王命

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甲戌晉人殺

箕鄭父士穀蒯得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范山言于楚子曰

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范山楚大夫楚子師于

狼淵以伐鄭陳師狼淵為伐鄭援也囚公子堅公

子尤及樂耳二子鄭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

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

也以懲不恪者華耦華父督曾孫公子遂獨不在敗

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他皆放此夏楚侵陳克壺丘

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子朱息陳

人敗之獲公子夜陳懼乃及楚平以小勝大故懼

晉君少楚陵中國明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越

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曰先君之敵器使下

言傲其先君也為宣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禮也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

緩而以接好為禮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

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送死不及尺故曰不當事

使無忘過厚之好無傳公與小夏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無傳公與小夏

秦伐晉不稱將帥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子西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及蘇子盟

于女栗女栗地名闕蘇子周卿士頃冬狄侵宋無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地名闕將伐

宋而宋未行故書次

二

二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馬翊夏秦伯伐

晉取北徵報少梁初楚范巫商似商似范巫謂成王與

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

使止子玉曰母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將絕在

八年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商楚邑今汧漢

汧江將入郢公順流王在渚宮小洲下見之懼而

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

敗也陳楚名司寇為司敗子王使為工尹掌百工

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

仲歸仲歸子家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

故也僖十年狄滅陳侯鄭伯會楚子于

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陳鄭及宋麋子不書者

任受役於司馬麋子耻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將

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

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

時楚欲誘呼宋其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藪也

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孟田獵期思公復遂

為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

左司馬將獵張兩翼故置二左司馬一人當中央命夙駕載燧

燧取火者宋公違命不夙駕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

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

子舟無畏字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詩大雅美仲山甫不辟彊禦

毋縱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謹猶慎也罔無也極中也

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為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

厥貉之會麋子逃歸為明年楚子伐麋傳

春秋左傳卷八

